

## 辽宁 值得深情书写

编者的话

一座城，有一群人因为它立传。他们的笔尖划过山川街巷、历史烟云与人间烟火，让沉默的土地发出回响，让消散的时光重新凝结。从今天起，本报推出“辽宁，值得深情书写”系列报道，倾听辽宁14座城市作家笔下的海岸与山林、古城与新港、乡土与城邦，探寻他们为何要以文字雕琢乡土风貌，又如何书写城市灵魂。透过他们的文字，我们期待遇见更丰富、更生动、更深刻的辽宁——每一座城，都值得认真书写；每一段故事，都正在等待落笔。

## 书写沈阳是无意识的母题

本报记者 张晓丽

内容提要

一座城市的文学，是它的呼吸，也是它的记忆。

沈阳，这座有着“盛京”之名的古老都城，在作家的笔下，始终呈现出大开大合的气象与生生不息的活力。从山川形胜到工业血脉，从街头巷尾到时代切片，作家们以笔为轨，穿行于沈阳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他们不仅在书写，更在创造——创造一种可触摸的城市意象，一段可共鸣的情感线索，一幅始终在续写的精神地图。

七 沈阳 SHENYANG



《沈阳文化丛书》

想认识沈阳吗？这套书就是一位亲切又渊博的“本地向导”。它不讲大道理，而是像聊天一样，把沈阳的故事、气质和味道轻轻铺开。

十本书，像十个精心打开的窗口，每个窗口望出去，都是沈阳一个生动的侧面：跟着《巷陌至味》，你能闻到街头小吃的烟火气，尝到围炉煮酒的人情冷暖；翻开《建筑风华》，那些老房子、老街道就像凝固的音乐，静静讲述着流年故事；在《铁流百年》里，你能触摸到工业脉搏的铿锵，感受“共和国工业长子”的厚重体温；而《山水形胜》和《沈水文韵》，则带你领略这座城的自然灵秀与笔底风华。

它没有教科书的沉重，文字像散文一样好读，设计也透着巧思。读着读着，沈阳的形象就立体起来了——它不仅是历史名城，更是一座有过辉煌、有过坚韧、有着滚烫生活气息的烟火人间。

如果你对沈阳好奇，或是想更懂这座城，这套书会是一次惬意又丰盛的阅读漫步。它给的不是知识清单，而是一把钥匙，带你走进沈阳生动而真实的里子。



《沈阳传》

这本书像是给沈阳这座城交了个底儿：从19亿年前的那场陨石雨到如今的赛艇划破水面，作者初国卿没按编年史那样平铺直叙，倒像位老友，领着你在时光里挑最别致街道散步。

书里没有沉闷的史料堆砌，反而捡起许多被遗忘的闪光碎片：新乐人手里的手种器、青铜短剑的寒光、曼陀罗城的独特格局，甚至《红楼梦》与沈阳的奇妙缘分……这些故事穿在时间轴上，让沈阳的形象一下子立体起来，成为由无数鲜活瞬间叠印成的生命体。

作为“丝路百城传”里东北第一城的声音，这本书巧妙地把沈阳放在更广阔的脉络里。你看到的不仅是秦开筑城、皇太极定都这些大事件，还能感受到一座城市如何呼吸、如何长出自己的性格。

最动人之处在于，字里行间藏着作者对家国的温柔凝视。他以几十年生活经验为底色，将宏大历史化作了可触摸的温度。读罢合卷，仿佛也跟他完成了一次对沈阳的重新发现——原来我们熟悉的城市，还藏着这么多迷人的侧影。



《奠基石上》

看到这书名，你或许会想象一块沉甸甸的“铁疙瘩”——工业史、劳模精神，听起来就严肃厚重。但翻开初国卿的这部作品，却发现它更像一块被岁月打磨得温润的铸铁，外看是硬核历史，内里却奔涌着滚烫的人间烟火气。

作者巧妙地用5个历史“切片”，把沈阳70年的工业长卷摊在你面前。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百废待兴，抗美援朝时期的连夜赶工，建设年代的机器轰鸣，转型时期的阵痛与突围，今日“新字号”的崭新篇章……这本书的妙处在于它让冰冷的机器有了体温——那些黝黑脸庞上的汗珠、攻克技术难关时的眉头紧锁、退休时对老车床的深情一瞥，才是真正的“奠基”所在。

读罢合卷，那股属于大工业时代的蓬勃元气，竟能穿透纸背扑面而来，将如山重任化作可亲可感的生命故事，让你在热血涌动间，不知不觉读完一部波澜壮阔的“工业文明启示录”。若说沈阳的工业史诗是桌硬菜，那《奠基石上》就是那道最入味的配菜，厚重，却回味无穷。

## 大开大合的城市与作家

“於铎盛京，维沈之阳。大山广川，作观万方。”在沈阳地铁1号线中街站，有一段《盛京颂》，这段文字出自清乾隆皇帝的《盛京赋》，写的是二百多年前古人眼中的沈阳。这16个气魄宏大的文字，直到今天仍是作家笔下写沈阳时首先萦绕在脑中的一句话。

沈阳人天生喜欢这种大开大合的宏观气象，写沈阳的作家也不例外。

作家初国卿在“沈阳文化丛书”之一《山水形胜》的引言中，将这16字改了改，用作开头：“天眷盛京，维沈之阳。山河郁浩，作观万方。”写沈阳，他将更多的笔墨落在山与河之间。“自北而南，辽河、蒲河、浑河，三水环绕；自西而东，长白山和千山余脉从南北楔入城市，犹如两个臂膀，拥一方水土入怀。”作者用这样的文字书写故乡，然后集成一本书，对沈阳山水进行一次集中巡礼。

书写的前提，是他以步履丈量了沈阳。退休后的初国卿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来关注沈阳和书写沈阳。“我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我熟悉它的每一条街道，我走遍了它的每一条小巷，我寻访过它的每一处文化遗存。”他的步履不仅遍布沈阳的山水，而且为了研究沈阳的历史、文化，他曾利用所有的星期天和假期把辽宁带有文化符号的地方全跑了一遍。“闭上眼睛，沈阳所有基本有文化的地方我去过。”由此，他写出了《沈阳陶瓷文化史》《在水之阳》《沈阳传》等作品。

另一位作家商国华，以工业写作著称，他将宏大的视野贯穿创作始终。

起初，商国华只是一名诗人，他这样歌颂沈阳：“这是一块从没有冬眠的土地，热血涌动的心扉，从没有内卷气短……”“信仰与意志梳理的热血，硬是在冰雪中啃出了阳光，劳动号子下整齐划一的步履，按摩起大地亢奋不已的心跳……”有人评价，商国华的诗歌以宏观视角，通过“热血”“蓝天”等明亮的意象凸显沈阳在工业发展中崇高的一面。

为什么对沈阳工业的情感如此丰沛？这与商国华的成长经历有关。他在铁西长大，“周边全是工厂大院，身边的朋友也都是工人子弟。”火红的记忆从此烙进商国华的心里，“小时候学校只上半天课，放学后一帮小孩没地方去，就到建设大路以北看工厂。当时大家还发明了一种新玩法，看谁厂名记得多、记得准。”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商国华创作铁西工业题材作品。在同行的眼里，他的创作之路有些“另类”，他把自己“种”在了工厂里，办公室里挂着两套工作服和安全帽，可以随时穿戴好进入工厂。曾经的工业诗人转向报告文学写作，累计创作、出版了与铁西相关的故事四百余万字，作品《我们走在大路上》《国家密码》书写的都是当下沈阳的产业转型与重器新生。

在商国华看来，沈阳的工业文学写作空间仍然很大。他认为：“在创作中，很多人关注过去多于当下，关注个体多于群体。而这片土地上的工业恰恰需要宏大、全面的叙事，需要关注当下、群体。”

在沈阳，那些活跃在农村的乡土作家同样拥有开阔的格局。

康平卧龙湖畔，作家关英贤用粗大的手拿起笔，描写“金色的土地”，礼赞“万亩松林”，从一粒谷子到整个世界，从旧时的锄头到新时代的机械，她不仅描摹着脚下的土地，也把握着时代的脉搏。关英贤坚持写作40多年，完成了12部作品，展现了一种执着的文学坚守。她在诗歌《金色的土地》中，“以茂盛的绿色”“轻盈的羽翼”“辉煌的炫耀”“成熟的果蒂”盛赞这片金色的土地。另一位古诗词作家张会杰拥有博大的胸怀。他在创作古诗的同时，通过线上讲课的方式，带动当地近百人参与古诗创作。

基层文学在这里不是怀旧独角，而是鲜活生长的草根现场。这些由基层工作人员、农村文学爱好者组成的创作群体，通过一己之力，以更宏大的气魄，打破了专业与业余的界限，重构了文学创作的社会基础。



作家商国华在沈鼓集团采风。



小炕桌是农村作家关英贤的创作之地。



作家初国卿跑遍沈阳的大街小巷。

## 异彩纷呈的历史与当下

鲁迅先生曾说：“我自以为文艺大概由于现实生活的感受，亲身所感到的，便影印到文艺中去。”曾经的沈阳，被无数作家以亲身感知的方式，写入文学版图。

中国工业文学开创者之一、作家草明便是以亲身感知而创作的代表。她在长篇小说《火车头》中，以工人视角描绘了沈阳从“黑暗笼罩”到“阳光初霁”的转变。1948年11月7日，沈阳解放仅5天，草明就进入皇姑屯的铁路工厂，深入铁路工人的生活中。那段时间，她先后在《东北日报》《工人日报》等报纸上发表约30篇通讯和散文。两年后，反映我国铁路工人生活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火车头》问世。

近些年备受关注的“铁西三剑客”——双雪涛、班宇、郑执，则以独特笔触勾勒出沈阳工业发展中特殊时期的文学色调。三位作家成长于工人村，以“子辈视角”回望工业变迁，通过文学呈现工人在不同时代的处境，表达对时代变革中个人命运的观察和理解。他们笔下的“铁西区”“工人村”，已成为时代转型的微观切片。

对许多沈阳作家来说，书写这座城市是“无意识的母题”，悄然流露于字里行间；同时，它也可以是自觉的“命题作文”，带着对未来的想象与谋划。

2024年，沈阳推出了“沈阳文化丛书”，共10卷，采用文化散文文体例，全方位、多角度描绘沈阳的历史与现实、艺术与人文、民俗与风貌，最终展现沈阳的城市品格。面对读屏时代的变迁，文学的力量在不断转化与延续。沈阳作家以开放姿态探索“文学+”的多元表达，形成丰富共生的叙事生态。例如杂技剧《先声》，借“文学+杂技”的创新形式，重现九一八事变后我党发表《9·19宣言》的激昂历史，不仅拓展了文学的呈现边界，也让红色记忆在崭新的审美体验中重焕生机。

跨界融合亦深入影视、喜剧等大众文化领域。辽宁喜剧的蓬勃发展为本土故事提供了轻盈而广阔的传播土壤。许多扎根沈阳生活的文学作品被改编为影视剧，既扩大了文学的影响力，也在媒介转换中深化了原作的精神内核。这种跨媒介的叙事流动，让沈阳文学得以超越地域，进入更广泛的文化对话。

工人子弟万胜的创作则带有另一重地域气息。万胜的父母是苏家屯区电缆厂的工人，那里既弥漫着工业氛围又混杂着乡土味道。因此，万胜笔下的工业故事里既有工人，也有农民。谈及未来写作，他说：“过去工厂的生活留下了许多珍贵的东西，比如师傅带徒弟、工人的主人翁意识、从自身找问题的习惯……这些品质至今依然值得拾取与传承。”

在工业叙事之外，沈阳的作家们也深情书写着这片土地的山川河流、街巷烟火与乡村田野，描摹那些他们亲身走过的生活之河。

提起“老沈阳”，人们自然会想到“中街”“二人转”“北市场”“小河沿”“老边饺子”等文化符号。这些符号不仅是城市的记忆，也成了作家笔下“自己”的题材。在《到东北看二人转》中，作家马秋芬以实境体验之感，讲述二人转的兴衰起落。她不作学术考据，而是以文学方式探寻二人转的灵魂，成为这一民间艺术的文学诠释者。在《盛京流云》里，她不仅书写人物与

## 上下求索的跨界与路径

此外，作为锡伯族故乡，沈阳的少数民族文学也在融合中焕发新生。展现锡伯族西迁史诗的小说《大西迁》被改编成歌剧，不仅是艺术形式的转换，更是将民族集体记忆转化为公共文化产品的生动实践。此类创作延续了东北文艺善于整合、勇于创新的传统，在跨越类型的探索中，让沈阳故事不断重述、持续照亮。

作家李轻松曾感慨《大西迁》的创作历程：最初为电视剧项目接触锡伯族西迁题材，虽影视未成，却孕育出小说，并于去年成功搬上歌剧舞台。这正是文学跨界生长的一个生动缩影。

未来，沈阳的文学梦想仍在编织。它或许藏在某位青年作者正在敲打的长篇草稿里，或许酝酿于一个即将破土而出的跨界计划内。这座总在书写中的城市，正以文字为核，将历史、当下与眺望织成一片始终生长、永远有待续写的精神图景。沈阳，永远有下一行，等待落笔。

制图 董昌秋